

续古逸丛书

修古通本

書中引晦庵序參同契是范應元在宋
之後今道藏不載是書宋本亦不全也然
畫印本為宋刊宋印無疑 藝風

此書道藏不收佳氏老子要探撫之不及真道象決矣
范應元身亦強緒伯考義海所錄諸家首范等隱者或
印此人沈林更詳張之 九畜



此范東應元道德經集注不見著錄家

後引韓非司馬談後漢河上公郭雲

王弼傳齊唐玄宗諸本異同謂

詳博而獨去其最難下刻其說解

則祇引司馬溫公蘇子由兩家則

較真氏夫子翼為略而真氏三未引其
書不第道歲本不收心可謂秘笈矣

壬子仲夏宜都楊守敬記於上海寓

宣統元年七月十四



此范應元集注老子道德經亦沈氏所藏
祕笈不見著錄沈乙金以為即褚氏引之
范無隱余檢范氏原跋自署湛然堂無隱
齋然則信為無隱固無疑也乙金偶未
括出余特著之於此甲寅元夕邦述



案范氏所據古本音辨外凡三十家河上公王弼李惠張君相楊字傳奕
孫登嚴遵蘇子由應吉父司馬溫子揚旌張子靜果帝簡文阮籍
馬融韓非王訓郭雲陳碧宏阮咸董遇司馬攸陳韶李奇司馬遷開
元御注果王尚張嗣是也又有稱爲西晉本不爲天下時者或有舊注或稱引所及
皆所取也說解則爲傳奕王弼韓康伯蘇子由河上公司馬溫子成元奕
陸德明往伊川司馬遷韓非王實張沖應休家或闕名理或采刊擇
而不盡拘此注本且是道家言之實事求是者從
沈氏傳者許改以鄰蘇所出未全據此於後

元默因換陰夕長州
辛卯白鹿折津



范注今所罕引鑒家推爲祕笈宜也宋人喜引宋說七賴
此見其時風氣甲寅五月王用選題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范應元集註直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 體道而有

得於已之謂德王弼曰有德則遣其失不

德則遣其得河上公曰上德謂太古無名

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

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

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

流行民德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
上德為有間矣河上公曰下德謂號論之
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
德可見其功可稱也以有名號及其身故
蘇曰夫德者性之端道之用也聖人之德
配天而無所不利天何言哉故上德不以
德為德是以有大德下德纔有微善執為
大德揚名要譽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道

法自然包乎天地運乎日月散乎人物我
於中出而得之斯其所謂德也原夫上古
太朴未散所謂德者得之於自然无形无
迹无名无聲默運之頃自然與天地同其
長久自然與日月同其常升斯曰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也至於下古太朴既散所謂
德者不失於顯然如是爲聖如是爲賢反
而觀之其視不可道者爲難至其視不可
名者爲莫及斯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爲而无不爲

此句韓非王訓王弼郭雲傳奕同古本河
上公作上德无爲而无以爲於從此復釋
上德也謂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
爲而无不爲也**韓非**云虛則德盛德盛之
謂上德故上德无爲而无不爲也**音辯**云
韓非出於戰國必見先秦古書
下德爲之而无以爲

韓非王訓王弼郭雲傳奕同古本河上公
作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今從古本○此復
釋下德也謂下德爲之而无以爲者爲其

當然也无私意以爲之**王弼**云下德爲之
而无以爲者無所偏爲也今引**韓非王弼**
兩家註者无它焉姑以證古本也

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者愛之理也義者事之宜也愛出乎理
謂之上仁上仁爲之而无以爲者非以要
譽也无所爲去聲而爲之也事得其宜謂之
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將以處事也
苟无私意以爲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
爲之則失其宜起爭端也**蘇**曰仁義皆不

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仁以无以爲爲勝
義以有以爲爲功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
无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
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之應一作知應應者應對之應攘音攘擅
袖出臂曰攘扔字**王弼**與古本同**音辯**云
引也就也推也音認又音仍玉篇扔字人
丞切因也世本作仍今從古本。禮者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體雖嚴而用不

迫謂之上禮以敬爲主以和爲貴以此教
人而齊民也然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是
莫之應也以正不行繼之以怒攘臂而扔
引之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當此之時敬和安在哉不如脩其
身而天下平也**河上公**曰言禮華盛實衰
動則離道不可應也上下忿爭故攘臂相
扔也**蘇**曰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
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不應則至於攘臂
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

兵起則徒作而无術矣張冲應曰周禮備而六國爭雄唐禮成而五季交擾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發語之端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自失道之後愈降愈下人鮮能盡已以實是忠信之薄也忠信薄而後約之以禮使之循規蹈矩弗畔於道及其末也以文滅質反爲亂階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前識猶言先見也華榮也道之散也謂制
禮之人自謂有先見故因天理而爲節文
以爲人事之儀則也然使人離質尚文乃
道之華也漸至逐末忘本姦詐日生人之
愚昧自此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上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
處其華故去上彼取此

韓非嚴遵同古本一本下兩句處作居○
大丈夫君子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
厚而不處其薄處其道之實而不處其華

蓋知仁義禮其末必至於亂不如相忘於
道德也故除彼薄與華而取此厚與實矣
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註曰先
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
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
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
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
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
也然則孔子其亦處其厚與實者歟